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 为文学申辩

---

李敬泽  著

---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 为文学申辩

---

李敬泽 著

---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文学申辩/李敬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4535 - 4

I. 为… II. 李…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326 号

## 为文学申辩

---

作者: 李敬泽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5 千

印张: 16.75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35 - 4

定价: 33.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李敬泽

1964年1月生于天津，祖籍山西芮城。少时随父母迁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主编。

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6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著有理论批评专著及文集《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文学：行动与联想》等。

##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三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 序

本书收录五年来的部分长文、短文和答问。

前后看一遍，看出了主题，一以贯之，就是“为文学申辩”。

文学是万古江河，但是，在它存续的每一世代，在每一个“此时此地”，它都是一种弱的、备遭猜疑蔑视的事物，同时，它的那些最热情、最真诚的维护者们，也经常辛辛苦苦地使它僵硬和凝固——使江河干涸。

所以，文学需要为之申辩，在申辩中领会它的价值，领会它的过去和未来，领会它真的精神和活的生命。

选择“申辩”一词，颇费踌躇，我喜欢这个词招架和防守的姿态，不得不辩，但这个“辩”并非一味进攻，并非“手执钢鞭将你打”，“辩”是为了“申”——自我认识和申明。申辩的过程其实是反思的过程，既辩之于人，也反求诸己。

也就是说，五年来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说文学，并非怀里揣着取自东海龙宫的法宝，更不是为了布道，而是为了求道——面对公众和同行，面对自己，小心地求证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和它的可能性。

所以，这本书叫做“关于文学的价值与可能的对话”或许更为恰当。

感谢在这些文章和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中催促、启发、帮助我的朋友们。感谢我的对话者们：熟悉的和陌生的提问者，写出我所赞赏或质疑的作品的作家，提出我赞同或非议的观点的批评家。

是为序。

李敬泽

# 目 录

为小说申辩	
——一次讲演·····	1
小神灵们	
——2007年的长篇小说·····	9
文学语言，及其未来	
——《1978—200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序·····	11
小说是否可能？	
——我看到的，我想象的·····	27
在都市书写中国	
——在深圳都市文学研讨会的发言及补记·····	40
社会意识的戏剧	
——《打工文学评论集》序·····	47
文学与法	
——答《人民法院报》·····	50
慢的、困难的思考和表达	
——读刊杂感·····	54
必须捍卫文学	
——答夏榆·····	59
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	
——关于“80后”·····	64
谈“80后”	
——答《南方周末》·····	68







成长和“青苹果”们	
——深圳《特区文学》新新文学奖断想 .....	71
谈畅销书	
——中国图书畅销书榜榜评之一 .....	74
关于某读者	
——中国图书畅销书榜榜评之二 .....	77
且谈文学之生死	
——中国图书畅销书榜榜评之三 .....	79
知中国人之“心”	
——《尴尬风流》 .....	81
“大我”与“大声”	
——《生死疲劳》笔记 .....	86
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	
——《兄弟》 .....	92
在困苦中求证人之可能	
——以罗伟章为例 .....	95
“我”或“我们”	
——《道德颂》的叙述者 .....	102
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	
——田耳论 .....	107
冰上之信	
——潘向黎论 .....	113
捕影而飞者	
——《知在》 .....	118
想象一部名为《平原》的书 .....	121
捍卫人的光荣战役	
——《我是我的神》 .....	125
无根的乡愁	
——《上塘书》 .....	129
三重镜	
——《回报者丛书》第二辑 .....	133



上香的时候不说话	
——乔叶短论·····	136
略论“没有办法的办法”	
——何玉茹的两个短篇·····	140
偏执、正果、写作	
——关于麦家·····	143
宽厚，及羞涩的正直	
——杨少衡论·····	146
三段论：须一瓜·····	149
失败者及他们的城市	
——戴来论·····	157
挂在都梁的舌头上	
——《血色浪漫》·····	160
谁杀死了三百只小鸡？	
——《木头公仔》·····	163
找一棵钉子，把世界挂上去	
——《魔术师与传教士》·····	166
“天堂”探险者们	
——湖北的青年作家·····	169
浩然：最后的农民和僧侣·····	173
格格不入，或短篇小说·····	176
向短篇小说致敬	
——《2003年短篇小说》序·····	180
如诗的快乐与秘密	
——《2004年短篇小说》序·····	184
断想，信不信的故事	
——《2005年短篇小说》序·····	190
不自然	
——《2007年短篇小说》序·····	194

拯救散文伦理	
——《美文》扩大号	196
散文九题	
——答马明博	204
雪中“美文”批	
——2003年第一季度《美文》	208
怎么说话，何以沉默	
——《丧乱》序	213
词典撰写者	
——《山南水北》	216
女巨人与绅士的“公正”	
——读书偶记	219
作家李三与施林克的差别	
——《朗读者》	222
简单、神圣的心	
——《淳朴的心》	225
趁乱出奔	
——《第二十二条军规》	231
关于帕穆克	
——答夏榆	235
蟋蟀的歌声、信念和教育	
——《时代广场的蟋蟀》	238
滴落，闪闪发亮	
——《异邦人》、《桃幻记》	241
“标准”或信念	
——华语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答辞	245
引文的教益	
——关于小说书评	247



伊甸园与垃圾

——在“北京文艺论坛”的发言 ..... 250

批评理想：周围站起一批巨人

——答黄咏梅 ..... 254





## 为小说申辩

——一次讲演

必须为小说申辩，正如我们不得不为诗申辩。问题不在这个时代的小说或诗写得好不好，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感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在这个世纪之初，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诗死了，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就在不断退却，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小说的编辑者，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为此他们强调两点，第一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要讲故事；第二，为了好看，小说要写实，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更要在世界观上“写实”——小说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它对世界的看法要和我们想象中的多数人一致起来，必须合于他们的经验尺度，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

十几年过去了，小说没有得救，小说正在沉沦。为什么？在我们如此讨好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们的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之后，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

很多人开出了灵丹妙药，他们告诉我们：还不够，这说明小说还不够好看，小说还不够“现实”——在媒体上、在各种场合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这种高论，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像是落到了一个发疯的大夫手里，他认为治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药，他的药是不可能不灵的。

我丝毫不怀疑小说有一个取悦大众的问题，我绝对无意吁请小说回到已被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象牙之塔，我相信，即使谁想这么干，以中国之大，也已经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我更不想否认小说与这个



时代的经验有着血肉联系，小说必须正视它和表现它。但是，我认为，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现实”——让我们有点现实感吧，我们得承认，小说无法和“超女”竞争，无法和《新闻联播》竞争。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小说在这世界上消失，小说家们都改行去做公务员或开杂货店，那么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故事，我们仍将浸泡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我们也不会失去“现实”，大众传媒已经海量地满足我们对“现实”的消费。

那么，我们将失去什么？这个问题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这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理由：为什么读小说？

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读小说，因为人是会死的。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平日喜读《圣经》。我很尊敬他，在我们中间，一个人耐心地读《圣经》，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着一个精神高度，他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意义问题。而这种意识，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失去，或者未曾有过。大家刚才都谈了自己喜欢的书，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励志，告诉你必须努力，必须打起精神奋斗，否则你以后后悔都来不及；第二种则是告诉你有了志向该怎么办，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都很好，都能让我们心慌，坐不住，闻鸡起舞；这两种书都是关于“现在”的，它们告诉你现在最重要，抓不住现在你就失去了一切。这无疑是真理，而且是人与动物共享的真理，一个狗或猫或一只螃蟹，它的生命也只有“现在”，它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现在”，而人与狗或猫或螃蟹的一个小小的、但决定性的区别是，人知道自己会死，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

这和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任何一部小说——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小说——无论它写的是什麼，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但是，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



的终点在哪儿，那就是死亡——小说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

这听上去似乎悲观，会让一些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好心人受不了，但这绝非虚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我们努力忘掉自己的死，好像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传统乡村，一个人正当壮年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一个人的死是一个公众事件，需要举行盛大仪式，死亡充分地进入日常经验和公共意识。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死几乎是一桩隐私，同时，死又在电视上、报纸上被不厌其烦地展示，它被展示为战争、灾难和事故的后果，那是人类生活中的偶然，是不该发生的事，特别倒霉的人才会死，死亡不再作为生命中的必然进入我们的意识。

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沉溺于一地鸡毛的重大意义，升官发财包二奶有意义，瘦了三公斤有意义，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有意义，全部生活、你周围的一切都告诉你这个，我们日日夜夜为此奔忙。

我们拒绝思考这忙碌本身，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我们倒真是“贴着地面行走”，但别忘了，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梦想着飞，飞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把人固定在地面上，只看见眼前三尺，那是对生命的贬损，是最彻底的虚无。

而小说，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而且，我相信，就我们的文化的具体状况而言，它可能是最后的、最英勇的堡垒。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小说是知死所以知生，小说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反对将人简化为零散的碎片，小说看到“有”，看到我们的欲望、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小说也看到“无”，看到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横亘着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无”之间，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存在”的英勇斗争。

至少自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成为完全的个人创作之后，这个“有”与“无”的问题就是它的根本动力，兰陵笑笑生一开始就知道，西门庆将死于他的欲望，曹雪芹看到了“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他同时穿越这一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即使在民间叙事传统中，这也是一个基本调子，《三国演义》开卷就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



是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看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

小说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生活所见证和维护的东西就在于此。小说之所以反抗虚无，就是因为它在死亡在场的情况下检视和求证人生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人如何选择、行动、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人如何向死而生。

——我知道，我可能把小说这件事说得太重了，小说不是宗教，它不能解答终极意义问题，这也并非它的职志。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考虑到我们面对着人心和世道的大变并无多少可用的精神资源，考虑到小说自现代以来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它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勘破重重幻觉，让我们穿过那些名牌、成功、减肥和口舌之辩的喧闹，直接触摸我们的存在。

与此相联系，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小说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这是小说的现代功能，古代的小说不是这样，或者说，小说的原初形态比如故事、说书不是这样。在故事和说书中，讲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好，现在我给你讲个故事，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

但是，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红楼梦》了不起？就因为曹雪芹说，不对，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现在我说说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作官，贾宝玉说，那有什么意思？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妹相守，赏花吟诗喝酒。

——这很没出息啊。现在差不多识字的中国人都是红学家，但我不知道中国人从《红楼梦》里除了学到一点姑嫂勃蹊、宫闱八卦之外还学到了什么，他家里要是出个贾宝玉他会愁死，参加高考，一路考上去，作官发财，然后死掉，有意思吗？大家都说有意思，我对此也不想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没有曹雪芹之类的人独树一帜，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亡。

几乎所有的小小说衰亡论者都立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在现代中国曾经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个地位已经失去。但他们忘了，





小说在现代史背景下承担的基本使命是，告诉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的、正确的或者说已经或即将被广泛认可的认识和想象。而在这个时代，小说已经失去这个功能，年轻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想象肯定不是从小说得来，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得以发展它的特殊价值——小说不是“大”说，它真正回到“小”说，它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好比我们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么走，但小说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我们遭到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凡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凡不愿让精神僵硬的人们，他们就是小说天然的读者。

但现在的小说是否做到了“小”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失去了这种勇气和想象力，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贾政写的小说，给贾政们看。贾政们脾气很大，对生命中任何一种陌生的、被打开的可能性都会很生气。

所以，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三个理由：理解他人的真理。昆德拉自卖自夸，对小说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说真正的公民道德要从理解他人的真理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公民、没有民主、没有什么公共空间。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的是那些民间科学家们，水变油，炸喜马拉雅山之类，这篇文章说到最后，总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安知人家没理？所以要宽容。我认为这不是宽容，这叫价值休克，人类事务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就是有一个求真问题，讨论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最终我们还是得问：到底谁有理？

现在的问题是，在必须寻求正解的地方，我们都是好脾气，在不必寻求正解，应该宽容的地方，我们都是偏执狂，网上有那么多道德狂热、明辨是非之辈，但同时，伪科学也大行其道。

小说所处理的对象是人类对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想象和选择，